

弘揚优秀传统文化

云台文史资料第六辑

歷代名人與雲臺



政协连云港市云台区委员会 编

云台文史资料第六辑

历代名人与云台

主 编 纪树盛

副主编 王君敏

张义壮

政协连云港市云台区委员会编

前 言

纪树盛

灵山异水助英才，海壑奇葩四季开。

往事真堪回首望，春风闲坐话云台。

云台向有人杰地灵之称。英伟俊拔之士必得江山之助，而灵山异水亦需借名人以传。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总是与该地环境和人才紧密相连。为了充分挖掘云台地区的文化底蕴，宣传云台，发展云台，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的作用，我们将《云台文史资料》第六辑的专题确定为“历代名人与云台”。围绕这一专题，经过两年多的资料搜集、整理、编写、修改，现得以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所谓名人，是指与云台有一定关系，对云台有过一定贡献的人。不论是云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有益于云台的宣传，均予收录。历史时限，上起远古，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于此后的资料，则留待以后收集整理。对一些是否与云台有关，尚有争议的人物，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不同看法兼收并存，以便有兴趣于文史的同志去研究、鉴别。

本书所收资料，除几篇转载于有关报刊之外，大部分是一九九九年以后才着笔的。由于时间紧、资料不足，问题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二〇〇一年八月

目 录

義仲祭日	(1)
田横踞海岛	(6)
(附 1: 关于田横五百义士死处诸说简介)	
(附 2: 荪露歌, 亦有作薤露歌者, 田横门人作。)	
于公为孝妇冤案昭雪	(10)
(附: 朝阳孝妇姓氏考)	
吕母率众踞云台	(16)
谢禄山前话谢禄	(19)
崔琰《述初》赋云台	(22)
邳原避“黄巾”采药渔湾村	(24)
麋竺倾力助刘备	(26)
闲话花果山下王朗墓	(30)
刘裕云台击孙恩	(33)
凤凰城飞出的金凤凰	(36)
(附: 六朝文学家鲍照籍属新考)	
刘善明凤凰山头建城垣	(43)
由吾峰名由来久	(45)
为揭欺君丑 俨书“宁海门”	(48)

谈李白云台山之游	(51)
披篁凿崖辟幽境 筑堤防潮捍农田	(56)
唐隶名刻光万载 崔氏父子誉千秋	(58)
(附:唐《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记》)	
云台马待封首造机器人	(61)
日本圆仁和尚云台行	(64)
“仙宫碑篆”因高手	(67)
(附:郁林观祖无择三言碑刻)	
石曼卿贬来海州书云台	(70)
(附:石曼卿郁林观碑刻)	
苏轼老迈思云台	(73)
赵明诚与李清照来云台	(77)
适野亭内范荣思魏胜	(80)
(附:《适野亭记》)	
丘处机与云台山	(82)
明神宗与云台佛教活动的繁盛	(85)
云台山开山祖师德证	(88)
唐伯元、顾乾与天然碑	(91)
云台山是少年吴承恩的乐园	(93)
陈增与云台山	(95)
明代名将王鸣鹤	(98)
崇祯皇帝外婆家居云台	(101)
康熙御笔赐云台	(105)
陶澍两次登云台	(108)
魏源两登云台	(113)
林则徐登云台 奉和友人诗	(116)

云台山里走出的水利专家·····	(122)
朱启铃和云台·····	(125)
范旭东与云台·····	(128)
宋始基和他的树艺公司·····	(131)
宋绮云来云台·····	(132)
易君左随周佛海来云台·····	(136)
义僧亭里忆义僧·····	(138)
万毅同志和云台·····	(144)

羲仲祭日

羲仲，是少昊氏的后代，生活在四千三百年前的帝尧时代。他的前辈是部落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吏，负责观测星象，订定历法，研究五行生克，阴阳消长。帝喾去世，帝尧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即位。他是我们华夏民族史上的一位杰出首领。他的仁德如天一样无尽，他的智慧如神一般微妙，接近他的，都感到阳光般的温暖，远望他的，都感到云霞般的绚丽。他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惰慢。敦亲睦族，任贤用能。他看中了羲仲和他的弟弟羲叔，命令他们与和氏兄弟二人——和仲、和叔，继承祖业，恭敬地顺应上天，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出一年更理想的历法，敬谨地把时令传授给百姓。《书经·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史记·五帝本纪》云：“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天时。”这两种古书上的两段话，虽有三处文字不一，可讲的都是同一回事。羲氏、和氏四位弟兄，如何顺应上天，如何定历法，如何给百姓传授时令，《书经》、《史记》上都还有更具体的记载。把羲氏弟兄分别派往祖国的东方和南方，把和氏弟兄分别派往祖国的西方和北方。羲仲接受命令，由平阳东行。“宅嵎夷，曰阳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这是《书经·尧典》讲的。《史记·五帝本纪》说：叫他“居郁夷，日阳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

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说的和《书经·尧典》是一个样，都只是二十九个字，虽有八处文字不同，都是说尧叫羲仲，在嵎（郁）夷住下。住的具体地方叫阳谷，迎接初升的旭日，管理、督导人民群众的春耕春种。这嵎（郁）夷，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这“阳谷”，就是连云港市云台区的东磊村。当时全部在海中，与大陆并不相连，被称为仙岛。大陆上的人们看太阳自然是从这里升起的。羲仲当时是要渡海的，上了仙岛还要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能到达东磊山头上。当时那里的东面是茫茫一片，山头上绿树葱茏、枝繁叶茂。羲仲马上想起人们常说的“红日每早涌跃阳谷中，上登扶桑枝”，扶桑枝原来就是山头上的一些绿枝。羲仲在阳谷住下了，全神贯注看太阳每天早晨在天际升起，星云间红红一团，中有金乌，而无芒线，他恭恭敬敬把它认真地刻在山头的一块大石上。一个大圆中，有鸟形的曲线及标示星云的圆点，十分形象，十分真切。每天中午，日上中天，光芒四射，照耀沃野。羲仲又把它认真地刻在大石上。傍晚，看朱雀七宿在正南方的天空出现，他看得清清楚楚。待天明，在大石的下方又刻了七个圆洞。他为了测定每一天的具体时辰，在观察日、星记录的大石南面，专门又找一大石，在石面上刻了三道圆圈，外圈分刻二十四等分，圆心为一深洞，白天在深洞内插一小棒，看小棒的日影变化，棒影准确落在中轴的子午线上即是中午，这是上古的先进的计时仪器。在傍晚见到南天朱雀七宿时，昼夜几乎是一样长。他推断正是“春分”，正是农民下田耕种之时，正是鸟兽交尾生育之时。他马上告之帝尧，以告天下，督导广大群众开展春季生产。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他们把自己

在各地观测的材料一一汇报给帝尧。帝尧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一年为366日，又用置闰的办法调整四时的误差。确实整饬百官。使华夏大地，各种事业都欣欣向荣。

帝尧去世了，羲仲也去世了。可“羲钟嵎(郁)夷祭日”这回事，还是保存在我们的典籍中。羲仲在嵎(郁)夷阳谷的山头，观测太阳和星星的刻石纪录，观测日影变化确定时辰的原始刻石仪器，都完好地留在人世。尽管我们都知连云港市古称郁州，我们的先人即是嵎(郁)夷部落。尽管古《海州志》中的“胸阳八景”有“阳谷朝霞”之说，尽管连云港的老前辈有不少认为嵎(郁)夷就在连云港市，但是，国内的一些文史大家却不然，宋朝的蔡沈在《书经注》中说嵎夷在山东的青州，元朝的于钦在《齐乘》中说“山东牟平为嵎夷”，宋朝的苏轼在《书传》中说嵎夷在东方海上，清朝常熟的蒋廷锡在《尚书地理今释》中说嵎夷在朝鲜，清朝的章太炎说“嵎夷即倭夷”，即日本。诸学者之说，并没有错，占嵎(郁)夷的确有很多处，多到没法说，其原因是嵎(郁)夷不光是地方，也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是东夷的一个支系。夷者，大弓也。这是以弓箭为工具，捕鸟为食的部族，住在东方而叫“东夷”，这一支住在嵎(郁)的地方，而被叫做“嵎(郁)夷”，嵎(郁)夷人生活在嵎(郁)夷。这嵎(郁)夷人是经常迁徙的，人迁，地名随迁，致使有多处嵎(郁)夷。可羲仲祭日的嵎(郁)夷只有一处，不会有多处。有“阳谷”的嵎(郁)夷，只有一处，不会有多处。它究竟在哪里？历代许多考据家为此绞尽脑汁，也没有弄清。一直到清朝的乾嘉学派的学者箫山王良士，他专门泛舟我国东部沿海，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求其最早羲仲祭日的嵎(郁)夷。他在《禹门文钞》中说：“吾尝航海，自碣石登蓬莱，穷沙门数十岛，登成山之罍，憩息

琅琊，导海而南，求谓嵎（郁）夷阳谷者不可得，案迁《史记·始皇纪》谓立石胸界为秦东门云。胸界者，今海州镇山，古胸县也。秦统天下，以胸山为东门。则有虞氏幅员最广，亦宜以此山为有虞东界。而云台在海中，周二百里，为嵎夷无疑。东磊东面为谷，四时旭日所照。奇峰怪壑，异草鲜花，必羲仲所居之阳谷也。”（许乔林《海州文献录》卷十六·考证）。王氏此说，深得当时学者的赞许，特别是当时连云港地区的学者无不赞之，如师亮采、许乔林，他们都从此说。然而当时没有文物依据，证力尚显单薄，自然还有学者持不同观点。

连云港市云台区云台乡东磊村的一个山头上，也就是古代叫阳谷地方。当年羲仲祭日留下的两块刻有许多篆刻石刻，风吹日晒、冰冻雨淋，久已模模糊糊，无人能识。一代一代的老人都称之为“模糊石”，这个山头也被称之为“模糊顶”。“模糊顶”上的“模糊石”，在我们这个祖国边陲，在我们这个历史上的“穷乡僻壤”，世人自然难知。尽管老人一代又一代地传讲。可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随着祖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些考古工作者上山下乡，一些史学界的学者来到连云港市，东磊“模糊顶”上的“模糊石”，自然要被专家们注意。开始，彭云的《海州乡谭》称这山头为“模忽顶”。李洪甫的《连云港地方史稿》又称之为“姆河顶”。它们的读音相近，就是模糊说不清的意思。至于两块“模糊石”，经专家考证，乃原始先民的岩画。其一图形符号是太阳、农田、……故名“太阳石”。另一刻纹是观测日影以定时辰的“日晷石”。模糊千年石，如今不模糊。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胡适之先生提出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极左”的“大批判”年代里被批为“反动的实用主义”。

可一些学者今天仍觉有价值。一九八一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少昊之墟辩》，一九八四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少昊氏稽索》，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我市史学家李洪甫。他大胆地把东磊“模糊顶”上的“太阳石”和古代的“羲仲嵎夷祭日”连在一起，小心地求证，从而确认羲仲祭日的嵎(郁)夷，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具体地点的阳谷，就是云台区云台乡的东磊村。历史材料证，文物材料证，一一俱备，史学界、考古界自举手点头，欣然认之。

而后，“羲仲嵎(郁)夷祭日”来云台，有了文物依据，“东磊模糊山顶的太阳石”有了历史内容、科学内容。人们再读《书经·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对“羲仲嵎(郁)夷祭日”不再茫然，人们再登东磊模糊山看太阳石时自然会临风畅想，别有所得。

(张义壮)

田横踞海岛

田横,公元前 250 年生于狄邑(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本是齐国贵族的后裔。他们祖先曾做过齐国的国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其家族开始败落,但仍为一方豪门大族,受到社会上名流贤士的拥戴。

秦末,苛政猛如虎,赋役重如山,劳苦大众不堪忍受。致使陈胜起于蕲(安徽宿县);刘邦起于沛(江苏沛县)。六国贵族也相继活动,项梁、项羽叔侄举兵吴中(苏州);田横、田儋弟兄举兵狄城(山东高青)。田儋年长,自称齐王,田横年少,自然为将,率豪门子弟,杀县令、击周市(陈胜部将)。引兵东进,占临淄,进驻王府,控有整个齐地。而秦大将章邯困魏王于临济。形势急迫,魏王求救,田儋亲自率人兵赴魏,击败秦兵。谁料章邯狡黠,利用夜深人静之机,令部下口衔硬币,潜返临济,袭击齐、魏军。待齐、魏军跃起,已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兵将多被杀死,田儋亦死于乱军之中。

田儋死后,齐人立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田横不服,收集余兵,自守东阿。秦兵乘势攻齐,围东阿。危急之时,楚将项梁赶到,秦军方退。齐逐田假、田角、田间,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田荣为相,田横为将。

后来项羽打败章邯军,直入咸阳,分封侯王。田市被封为胶东王,都即墨。田都因随项羽救赵而被封为齐王,都临淄;

田安被封为济北王，都博阳。封完回楚，一个齐国，一分为三。田荣很是不满，立即率兵击溃田都，追杀田市、田安，兼并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项羽得知，十分恼怒，回师攻齐。田荣兵败，逃至平原（德州），为平原人所杀。田荣弟田横收集散兵几万，反击项羽，重新收复齐地，独揽国政，事无巨细，均由自己说了算。此间，项羽与刘邦之争愈来愈烈，二者无暇顾齐。三年后，楚汉间胜负不分，刘邦派使者说田横，表示汉、齐友好，共同对楚。田横信以为真，放松战备，结果汉相韩信突然袭击齐军，齐大败，田横率残部投梁地彭越，在鲁西一带活动。

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成了皇帝。封彭越为梁王，田横怕彭越有变，便率部下五百人，离开彭越，长途跋涉，直往东来，到了郁州（连云港市），当时整个云台山还都在海中。田横在海边看波滔汹涌，云台雄伟，峰高崖陡，壑深林幽，乃藏龙卧虎之地，遂强渡匿登，择一山头固守。这个山头后来被称为田横岗。田横率五百人来到这里，休养生息，拓荒种田，操练武林硬功，处处从长计议，从而千年荒岛，顿生阳刚之气，篝火燃处，生机盎然。

刘邦听到这个消息，心想，齐乃大国，名人贤士多附田横，田横率部在海岛上，长此以往，必有后患。故派艾不前往招抚。艾不渡海登岛，在田横岗西山头筑垒，踞高临下，其势逼人。亲往见横，交付诏书。田横阅毕，直言道：“我前烹郦生，今虽蒙天子赦罪，应召入都而郦商今为汉上将，为其弟，怎肯不报兄仇。因此不便奉诏”。艾不听罢，当即还都复命。刘邦听了回报，感到奇怪，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把郦商找来。”郦商到了，刘邦令道：“齐王田横，将要来朝，你不得为兄报仇，私下伤害他，否则即罪当满门抄斩”。郦商虽未忘长兄郦食其被

烹之仇，但在皇帝面前岂敢有半点不轨，连连应诺而退出。刘邦再叫艾不前来，命传谕道：“田横来，大可王，小可侯，不来加诛！”艾不又到田横岗，传达圣旨。田横听了，知无法不从。部下五百人都要跟从。田横对大家说：“我非不愿与诸君同行，惟人数过多，反招疑忌。大家不如留此，听候消息。”大家这才安定下来。田横最后带两名门客，随艾不西去洛阳拜见刘邦。朝行暮宿，不几日到河南偃师西，离洛阳尚有三十里。田横忽然止步，对汉将艾不说：“人臣见天子，应洗面沐身。”艾不应允。在驿站准备沐浴净身，田横对身边二客说：“我与汉帝刘邦，本皆是王，如今人为天子，我却面北称臣，乃是丈夫奇耻，如何受得！”说罢，抽剑自刎。二客见此，立报艾不。艾不大惊，遂命二客将田横首级捧着一起去见刘邦。刘邦见了田横首级，慨叹说：“兄弟三人，起自布衣，先后为齐王。贤哉！”说罢，沧然涕下。马上拜封田横的两名门客为都尉，带兵两千，前往偃师，以王者礼葬田横。葬毕，二客跳入田横墓旁坑穴，亦皆拔刀自刎。刘邦得知，惊叹而又惋惜，更感田横部属的不凡。便马上派使者再来云台田横岗，招抚田横部下。山顶田横岗的五百余人，得知田横及二客皆自刎而死，一个个悲痛万分，一齐为田横筑墓，且拜且哭。并奏一曲荪露歌，聊寄哀思。歌哭后，不约而同拔剑自刎。当地人为之大钦，将其一一掩埋，为之建祠立碑，更将其山头称为田横岗，整个海中的云台山为田横岛。南北朝时曾为都昌、安流，隋唐一直为东海县，属海州。辛亥革命后为灌云县，今为连云港市的云台区。田横事，《云台山志》、《云台新志》及几本古海州志上多有记载。笔者每读田横事，必感慨系之，因作《田横》一首以颂之，诗曰：

几处烽烟噪暮鸦，风流云散日西斜。

胸中豪气冲霄汉，海上波澜叩壁崖。
名利何曾添虎翼，王侯毕竟是心枷。
昂然引剑酬同志，血溅苍天作晚霞。

（张义壮 王君敏）

附 1：关于田横五百义士死处诸说简介

田横所属海岛，《史记》未记其名与方位，只“海岛”、“海中”云云，究竟在哪里，有三说。

一、《史记·田儋列传》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正义》认为“海州东海县有岛山，去岸八十里”即田横岛所在。海州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东海县，本汉赣榆县地，俗谓郁州，亦谓之田横岛”，此为“连云港说”。连云港市有很多田横文物古迹，如田横墓、五百义士冢、田横祠，至今朝阳镇政府里还存有田横碑。更有很多传说。从此说者认为田横去梁，而后来云台，梁即今豫东鲁西。而齐地为韩信占领，已无法回。

二、即墨说：1934 年的《山东通志》卷二十七，疆域志（商务版）：“田横岛即墨县，认为郁州离齐远，引宋《太平寰宇记》田横岛在即墨县北一百里”，即墨本齐地，自有田横岛，“据说也曾发现战国以来的零星古物”（高青县政协编印的《田横》）

三、蓬来说：元于钦《齐乘·亭馆》：“蓬莱阁，登州北三里海滨，田横寨相对。”

附 2：蒯露歌，亦有作薤露歌者，田横门人作。

“蒯（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兹，人死一去何时归？”

于公为孝妇冤案昭雪

于公，西汉人，姓于名公。家居云台区云台乡的于疃，今人都写作“于团”了。云台农场于团分场的场部就驻于团。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里属郯郡。汉时，郯郡一分二，西部叫薛郡，东部叫东海郡。《汉书》说于公是“东海郯人”，全然不错。

于公少年勤读，后在县里任狱吏、郡曹，管理民间诉讼事宜。为人正直，作事公平。他所处理的案子，既不袒恶，亦不冤善。郡中为建“于公祠”，以彰其清廉。当时，朝阳地方有一孝妇，少年守寡，身边的一个儿子又患疫症死去。家里尚有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姑。这位孝妇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一家三口生活重担，几乎全部在她一人身上。孝妇对婆婆十分勤谨，处处体贴，事事照顾，左邻右舍，一提起没有不夸的。就是老婆婆自己亦深受感动，多次劝她改嫁，另寻生路。可这寡妇媳妇始终不愿丢下年迈的婆婆而去。老婆婆经常对邻里说：“寡媳太勤苦了。”可怜她为寡而又殇子，不忍心年复一年的连累寡媳。竟然摸过一根绳子，上吊而死。这是《汉书·于定国传》里的说法，而朝阳民间传说不同。传说有一年寒天，孝妇的老婆婆得了病，卧床不起，一连多天茶不思饭不想，就想吃红枣。这要在今天就不难了，没钱买就上街到干果摊上向人要也要两个了。可在两千年前，根本就

没有街,再说,天寒地冻,一个山村,到哪里去办枣子呢。说来也巧,一天傍晚,孝妇姑嫂俩上井上去抬水,在路旁看见一泡狗屎,狗屎尖上有一个红枣,完完整整。孝妇喜出望外,弯腰拾起,到路边的小沟中用清水洗了七次。打算捎回家给老婆婆吃,但又怕还未洗净,婆婆吃了出问题不好办,所以她把枣子送进自己口中,自己口含清水又漱了七次,想该没问题了,要是有问题,自己嘴先含漱,自己会睡倒的。就这样把水抬到家,她把枣子又用水洗了洗,送给婆婆,婆婆见了大喜,二话没说就送进嘴里,枣核吐了,枣肉咽了,脸上露出笑容,含着笑在床上睡去,内心又在感谢媳妇想方设法办枣子的这份孝心。

谁料,大事不好。一夜过去,姑嫂俩起来,孝妇到床前叫婆婆,再也没有叫醒,婆婆已死去了。孝妇哭得死去活来,怕出问题偏出了问题。这小姑娘受不了啦!

老婆婆死了,小姑上告太守。说寡嫂害死她的老母。太守马上派衙役逮捕了孝妇。孝妇再三呼冤,大喊婆婆的死决非她所为。而太守昏庸,理也不理,偏听小姑之说。于公得知,内心不解,孝妇久已闻名乡里,如何会害死婆婆。他不畏艰辛,专门来朝阳地方调查,而后回衙,再三与太守辩,说明孝妇多年如一日,孝敬婆婆,乡里几乎无人不知。可太守终不能听。于公争辩没有结果,只得抱着状纸哭于府上。最后于公只得辞去公职,不干冤民之事。

太守真的要將孝妇处死了。临刑前孝妇继续呼冤,当众许下三愿:一愿鲜血把素旗染,二愿死后天降大雪,三愿死后三年不雨。愿许罢,午时三刻到,郅于手刀起头落,孝妇尸不倒,头落地,鲜血染红素旗。转眼间,大雪纷纷,将大地下得茫茫一片,孝妇淹没在白雪中。太守知孝妇冤了,遂命将孝妇送